



# 往事如烟

## ——写在毕业二十周年

■ 土木系 结 81 | 杨成旭

一九八八年夏秋之交，我独自一人背上行囊，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，留在身后的是母亲的叮咛和她眼中的泪水。五年的时间，结八一这三个字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，即使到了今天，每提起这三个字，心里还觉得暖暖的。

我们的宿舍在刚建成的 23 号楼，我和田永春、杨国兴、崔勇及结八二的金焱被分到 101 室。那是一个在楼梯间里的小房间，直接面对楼梯。站在楼梯上，透过门上的高窗，室内一览无遗。我们决定在高窗上贴层纸来保护隐私。贴别

的都显俗气，我们给宿舍起了个雅名——静幽轩，取于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”的古句，杨国兴执笔，以隶书写到白纸上，然后贴了上去。后来宿舍调整，我们搬到 217，国兴和金焱搬了出去，东亮、建平和栗广搬了进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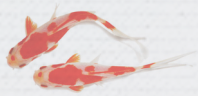
崔勇是朝鲜族，中文稍欠火候，搞不懂歇后语。田永春说了句，小胡同里赶猪——直来直去，崔勇不懂，追问，“什么猪？大猪还是小猪？”，大家这乐的。国兴是典型的江南才子，琴棋书画样样行，据说有高中女同学对他钟情，反复来

信，还亲自跑来清华看他。永春是北京孩子，非常幽默，时不时就能说出让人捧腹的句子，并且极其自然，到现在我还佩服。东亮是家里独子，感情极其单纯，曾和一北大女生爱得死去活来的，在情感的大起大落中成长。

大家由于来自不同地方，普通话南腔北调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还觉得好笑。我是东北人，平舌卷舌不分，我们和咱们也不分，闹出不少笑话。记得一次去了女生宿舍，张口就说咱宿舍，当场陈宇清就怒了，我还觉得莫名其妙。我下定决心学好普



图书馆前全班合影



通话，不清楚的就问永春，毕业时已经能准确自如地运用了。

班上女生七人，在清华比例算是高的了。在校时，感觉班上女生对男生不冷不热，可能是因为男生们不够主动。相信暗恋班上女生的大有人在，无奈，都过于腼腆，大部分直到毕业了也没表白，最终只有晓明和思兰修得正果。

我算是找女友较晚的，直到大四，才经人介绍认识了化工系的胡伟。她是我初恋，结果就娶了她。跟胡伟见过第一面后，回去跟大家作了汇报，永春说要见面，替我把把关。于是安排了一次路上的邂逅，永春借机会打量了一下，还好，没有反对。听说我开始恋爱，正在研究《易经》的保军跑了来，非要给我算算。还记得他查到的经文——履虎尾，愬愬，终吉。意思说，踩了老虎尾巴，心情不安，最后没事。当时就把我镇住了，因为把胡伟的名字都算出来了（胡伟与虎尾谐音）。明年就是我和胡伟结婚二十周年纪念了，保军的这一卦也算是应验了。

那时候每周末在七食堂和九食堂都有舞会，上了几次扫盲班，硬着头皮就去舞会了。清华女生少，舞会上的男女比例从没协调过。脸皮薄的男生，正犹豫的时候，女生们已经被人请走了。吃了无数亏以后，就有了经验。舞曲响起，不管会不会跳，先找好舞伴再说。我不会探戈，就当四步跳了。有时也和几个哥们儿跑到北医、北大、北师大去跳舞，因为找舞伴相对容易。在清华学到的这点舞技，毕业后成了无价之宝。每有机会，就会显摆一把，总能赢来一片赞扬。

还记得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的口号吧？每天下午四点半，大喇叭一响，大家就都出去了。本来都应该跑步的，但真正跑的不多，都去玩球了。交报表时，只能乱编一气，说一周跑了三千米云云。男生中爱打乒乓球的大有人在，但一碰到刘笛，就都甘拜下风了。爱踢足球的还是最多，系里也曾经组织过年级间的比赛。记得一场对九字班的比赛中，对方守门员极其狂傲，拿到球后总表演一番，正得意之际，永春借机把球抢到，并射门得分，大家全傻在那了。我不太踢球，偶尔踢后卫，大家都躲着我，怕和我撞上，因为我瘦骨嶙峋，撞一下够疼十天半拉月的。

班上文艺活动也挺丰富，记得联欢晚会办了好几次。有届晚会，我和灿明合演一小品，今天看着相片，说什么也想不起来当时小品的内容了。永新是男高音，边走边唱，人没到歌声已经到了。灿明是文艺社团第二把二胡，经常坐阳台上苦练。宇清在文艺社团吹萨克斯，后来又变成了鼓手，常在校园舞会上演出，令我着实佩服了一把。李荣和刘笛还参加了一部校园电视剧的拍摄，好像叫《生存空间》，绝对是当时的大明星。

一起生活五年，同学们都熟了，很多人就有了外号，还记得面面、平头、小贼、老干、祥子都是谁吗。如果你忘了，平头就是我。晋扬常利用午睡时间为同学理发。一次，他给我剪了板寸，然后，我就有了个外号——平头儿。面面是国兴，因喜欢一位班上女生却不敢表白而得名。老干是灿明，因与水浒中智多星蒋干同姓。祥子再明显不过，

肯定是吕明翔了。至于为什么管张健叫小贼，我到今天也没明白。

在清华的五年，王志浩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，从入学到毕业，王老师细致周到的关怀，像一股清泉，流进每个人的生活。一入学，王老师就带我们外地的同学去了颐和园，并为我们拍照纪念。寄回家报平安的家书里夹上照片，千里之外的父母看了格外感动。班里要办活动，教室里不让用火，王老师就把大家带到实验室，同学们在那里吃上了自己包的水饺。王老师时不时会来同学宿舍坐坐，和大家聊天，轻声细语，没有一点架子，就像是一位和蔼的长辈，又像是推心置腹的朋友。遗憾的是，王老师已经离开我们，不能参加毕业二十周年的聚会了。人生无常，王老师的音容笑貌，永远地留在大家记忆当中。

同窗时光，如飞而去，到了说再见的时候，同学们依依不舍。北京站里，我们组织了送别团去送陆续离京的同学。没有话语能说尽离别的心情，大家抱头痛哭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。离去的同学越来越多，送别的队伍越来越小，无情前进的时代把一个亲如一家的集体拆散了。终于到了我离京的那一天，我知道当火车一开动，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已变成回忆留在北京了。

毕业后去了大连，婚娶、留学、生子，脚步跨了半个地球，如今客居纽约，每想起清华那段时光，心中还充满甜蜜。毕业二十年了，当时的懵懂少年都已事业有成，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影响，真心地为同学们感到高兴。前面的路还很长，衷心祝福同学们，身体健康，幸福美满。❤